

“长征精神永不过时”系列之十九

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带路(下)

4 穿越大平原巧过众围寨

红二十五军跳出桐柏山后,驰骋纵横,对敌人造成了巨大威胁,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,前堵后追,敌第四十军两个步兵旅、一个骑兵师,均由北面推进到新野、唐河、赊旗镇等地,堵住了红军北进伏牛山的近路,意图扼死红二十五军。吴焕先、程子华、徐海东在征询了鄂豫边工委意见后,决定迂回泌阳城东,经由象门关转向西北,越过许(昌)南(阳)公路,向伏牛山前进。

24日晨,张星江、韩本清等人带领红军到达泌阳县八里岗。韩本清奉张星江的指示,返回桐柏县做红军伤病员的收容掩护工作。张星江找到八里岗地下党员席志堂,领着长征红军绕过泌阳县地主豪绅武装势力盘根错节的林立村寨,机智灵活地快速穿行。红二十五军经平氏镇、泌阳城东、马谷田、刘庄铺、贾楼等地,乘虚北上,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,按预定方案转向西北前进。

从泌阳城东向北,沿途地势平坦,阡陌纵横,村落棋布。

此处围寨众多,远远望去,弧形的寨河环绕着耸立的寨墙,挺拔的门楼矗立在拱形的寨门之上,显得古朴厚重而又巍峨壮观。这里,封建宗族和地主武装势力强大,村寨少则数十、多则数百条枪,并配以土炮防守,排拒外来武装,傲视天下。据传闻,北伐战争时,国民党唐生智部队路过这里,曾全军覆没。

甘心田介绍,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扰,而国民党部队也派便衣侦探在红军长征沿线纵火烧房,谎称自己是红军,借机造谣惑众,损坏红军声誉,并暴露红军行踪,方便其部队追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红二十五军召集干部会议,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,不打土豪、不进围寨,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;并要求部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,以防敌人袭击。

“当时红二十五军每遇围寨,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,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,晓以民族大义,促其保持中立,说明红

军是借路北上抗日,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,提出:你不打我,我不打你,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”甘心田说,红二十五军多在野外吃饭、住宿,纪律严明,对围寨秋毫无犯。

正是在红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,大多数围寨保持中立,使红二十五军快速、顺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,摆脱了敌军追堵。

为了减少阻力,张星江率领鄂豫边工委地下党员,发动泌阳县、方城县沿途党的地下组织,予以积极配合,为红军侦察敌情,传递消息,充当向导。有些伤病人员,亦由地方党组织收容安置在群众家中隐蔽休养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走在红军前列,一路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宣传。对此,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》记载:“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,曾一路跟随部队行动,负责联络地方关系,介绍沿途情况,找群众带路,给红二十五军以很大的帮助。”

5 冲破枪林弹雨护送红军出豫

红二十五军转向北上后,国民党部队即判断红军有“经象河关及独树镇、保安寨之间西窜企图”,遂急忙调整兵力,在方城县独树镇、七里岗一带,迎头堵击红二十五军;以阻止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;“追剿纵队”5个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均随后紧追。红二十五军形势极其严峻。11月25日13时,红二十五军进逼方城县独树镇,准备穿越许(昌)南(阳)公路,突遇数倍于己的强敌围攻。时值雨雪纷飞,张星江和沿途地下党组织领导人与红军将士一起与敌浴血奋战。在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下,红二十五军终于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,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乘夜驰往叶县,从保安寨以北穿越许南公路,于11月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。

11月27日上午,张星江找来当地群众中的革命积极分子,带领红二十五军在伏牛山区五里坡、高龙山一带将追敌击退,沿叶县、方城边界西进。12月4日,张星江协调沿途地下党负责人,为红二十五军领导路到达卢氏县叫河后,发现敌六十师已在卢氏县城以南的五里川、朱阳关、黄沙镇一带构筑

工事,控制了入陕大道。原来,蒋介石为堵截红二十五军入陕,在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时,就将驻防开封的陈沛部第六十师用火车快速运达灵宝县城,又经100多公里行军,于12月1日驻防卢氏县朱阳关,企图以逸待劳,堵歼红二十五军。此时,敌“追剿纵队”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支队共5个旅的兵力,经信阳、许昌、鲁山等地相继追踪到庙子、栾川一带。红二十五军陷于前堵后追的境地,面临比血战独树镇还要严峻的局面。据此,张星江向红二十五军献计策,决定改变入陕道路,另择小路进入陕南。他协调当地群众,找到一个名叫陈廷献的货郎,问出一条由豫入陕的隐蔽山路。在货郎的热心带领下,悄然经过一条由大石河、文峪、卢氏城南入陕的隐蔽小路,沿着一条“72道文峪河,25里脚不干”的隐蔽峡谷,直插卢氏县城,出其不意地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守关之敌进入陕南。12月10日,红二十五军与随军长征的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,研究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
以张星江为代表的鄂豫边

工委及下属组织,历经17个日日夜夜,发动当地群众与长征红军团结奋战,帮助红二十五军胜利跨越桐柏山和伏牛山,安全由豫入陕,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此歼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。鄂豫边工委和人民群众为红二十五军长征作出了历史贡献。对此,原红二十五军军长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程子华,1986年5月对这段红色的历史还记忆犹新:“张星江同志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立下了一大功。”甘心田感慨地说:“历史就是一条大河,虽然烽火年代已远去,但是河里沉淀下来的是一种民族的精神,永远激励后来人为民族富强而奋斗。”

离开孙国寅家,已是日落西山红霞飞。当记者踏上弯弯山道,已是漆黑一片。黑乎乎的树林子里不时发出的鸟啼和呼呼山风,令人不寒而栗。遥想红军当年,记者顿时昂首阔步,一路上,甘心田告诉记者,红二十五军长征史上最危险的一仗就是方城县的独树战斗,这一仗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伏击战,红军战士差一点就要被围歼在那里。

(据《河南法制报》)

· 旧闻新知 ·

“豆”在古代不可吃是一种容器



青铜豆

“豆”字在古代不是代表如今的豆类植物,它是一件盛东西的器皿,既可以用来盛放干食如煮好的肉类,也可盛放调好的汤汁如羹类。大多是陶制的,也有木制、漆制和青铜制品。

从“豆”的甲骨文字形看,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高脚杯,只是比杯子大得多,有的有盖有的无盖,有的有耳有的无耳。“豆”字最上面一横就代表盖子,下面的“口”表示“豆”内盛有食物,接下来的两条竖线就代表高脚(柄),最下面一横就表示底座(箠、跗)。“豆”一般是用来盛食物的,有时也作礼器用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豆,古食肉器也。”《卖柑者言》:“若所市于人者,将以实筮豆奉祭祀,供宾客乎?”这里的“豆”都是盛肉羹的器皿。“豆”的质地不同,叫法也不一样。《尔雅》:“木豆谓之豆,竹豆谓之筮,瓦豆谓之登。”“豆”字作为一种容器,与杯、碟、碗、盆一样,既可以作名词,又可以作量词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就记载说,齐国有豆、区、釜、钟四种容量单位,“四升为豆”,即四升等于一豆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:“食一豆肉,中人之食也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上》:“一箪食,一豆羹,得之则生,弗得则死。”这里的“豆”字都是应该作量词来理解的。

既然“豆”是一种容器,那豆类植物古代是用什么字代替的呢?“菽!”“菽”字就是古代豆类植物的总称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菽,豆也。象菽豆生之形也。”《春秋·考异邮》:“菽者稼最强。古谓之菽,汉谓之豆,今字作菽。菽者,众豆之总名。”又说:“然大豆曰菽,豆曰藿,小豆则曰荅。”《诗·小雅·小宛》:“中原有菽,小民采之。”还有陆游的《湖堤暮归》:“俗孝家家供菽水。”这里的“菽”就是我们今天的“大豆”。由于“豆”“菽”两字在古代读音相近,后来逐渐通用,到了秦汉时期,人们干脆把“菽”称为“豆”,这样就有了作为植物的“豆”字了。《汉书·杨惲传》:“种一顷豆。”《齐民要术》:“四月时雨降,可种大豆。”这里的“豆”已完全是表示植物的“豆”字了。

“豆”字变成植物后,作为器皿的“豆”字虽然没有立即消失,但人们已经很少用到它了。到了今天,“豆”字早就没有了器皿的身影。

(据《广州日报》)